

困乏多情：《二十一世紀》 出版三十周年記

張志偉

本刊在逢五、逢十的周年紀念都會向一眾編委徵文留念。2020年10月適值出版三十周年，所謂「三十而立」，自然隆重其事。大約在7月中旬，編輯部開始向編委發出邀請，最後一共收到近二十篇鴻文，反應相當不俗。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通過陳方正博士幫忙，幾位創刊編委都慨允惠文致賀：楊振寧教授惠賜賀詞，叮囑本刊不忘初衷；余英時教授親題賀詩，回眸三十年世變的感慨；金耀基教授為本刊最熱心的發起人之一，很早便依約來稿；許倬雲、劉再復、司徒立、翁松燃、張隆溪等前輩亦特意惠稿，委實令人動容。此外，在不同時期先後參與本刊工作的多名發起人和編委，包括陳方正、金觀濤、劉青峰、梁元生、劉小楓、顧昕、周保松教授，或撰寫紀念感言，或談論當今世局。至於梁其姿、季衛東、趙鼎新、沈志華、張鳴、任劍濤等學界翹楚都是本刊的重要作者，多年來賜稿不輟。作為一份綜合性學術文化刊物，《二十一世紀》賴以建立的根基正是具備如此廣泛包容性和代表性的編委陣容。

我在2007年3月初到編輯室工作，當時正值顧昕接替青峰的主編職務、正在編輯同具里程碑意義的第一百期之時，如今十三年轉眼過去，我忝為三十周年特刊的主事人，回想起來依然有點超現實的感覺。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唸本科的年代，由於興趣使然，舉凡與中國近代史有關的科目都修讀過，還讀了一門「今日中國」課程，不過自問與同代人一樣，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仍是不甚了了。坦率地說，在編輯室工作的這些年，不啻給我開啟了一扇認識中國的大門，從近代中國歷史反思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轉型，可說是編學相長；吾生也晚，雖然錯過了親炙眾多早期知名作者的黃金時代，但多年來在編輯工作中依然有幸認識到不同專業領域的中外名家，成為學術共同體中的一份子，的確受益匪淺，機會難逢。

眾所周知，本刊並非純粹的學術期刊，而是一本懷抱啟蒙理想、富有現實關懷的文化刊物，除了接受各界投稿以外，構思主題、組織專輯、物色作

者和向外邀稿均是日常工作的重要環節，編輯工作的要求與難度也非一般學報所能同日而語。有編委曾不止一次向我問及雙月刊的編輯工作是否十分繁重，我通常的回應是笑而不語。正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礙於個人學養和能力所限，與幾位主編前輩相比，當然只是狗尾續貂。如果本刊目前的面貌大致還沒有偏離創刊時的初衷的話，整個編輯團隊委實功不可沒：助理編輯朱敏翎早我幾個月到編輯室工作，編輯文章細緻用心，作者時常來信嘉許不在話下；當我淹沒在紛繁的組稿、審稿工作中無法抽身之時，她在編輯室往往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編輯助理林毅忠年資雖淺，但文字功力優秀，做事認真負責，擅長將刊務室的瑣事雜事打理得井然有序，是一位可資託負重任的年青人。出版助理張素芬自創刊以來即投身本刊，負責排版設計工作凡三十載，嫻熟各種出版製作工序，做事一絲不苟，棱角並未隨歲月消磨，給門外漢的我上了寶貴一課。我想藉此機會向每一位克盡己職的同事說（借用最近熱議日劇的一句對白）：「你可以不用那麼拼命了，你已經足夠努力，做得夠好了！」

得承認的是，我懷着謙卑恭謹的心情編輯今期紀念特刊，誠摯向本刊的創辦人、發起人，尤其是早期熱心的支持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是他們滿腔的文化理想、卓見抱負令《二十一世紀》在過去三十年華人文化知識界留下了不能磨滅的烙印。我至今仍然難以完全理解本刊發起人為何在思想昏暗的年代倡辦一份思想性的雜誌；「光纖之父」高錕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人楊振寧教授為何鼎力相助一本以中國的文化建設為旨趣的刊物。在當今學術界講求量化研究成果、「影響因子」大行其道的時代，回顧昔日前輩倡議的文化啟蒙使命，無疑予人時空錯置之感。教人嘖嘖稱奇的是，這種看似不合時宜的文化抱負在因緣際會之下，卻在中大這所以秉承中國文化和教育理想為己任的學府得以實現。三十年來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全力支持下，本刊得以持續出版，多年來得到各界作者、讀者的青睞。偶爾回看當年高錕校長親蒞研究所參加慶祝創刊號出版酒會的舊照，依然教人肅然起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戰，新時代看來沒有迎來太多的眷顧，內外問題紛至沓來，頗有應接不暇之感。如果說，昔日的前輩在蕪園上翻土、除草、撒種、澆水、施肥，讓幼小的文化嫩芽得以茁壯成長，那麼我們期望在氣候、水土已然變化的當下繼續勉力耕耘，俾使下一代人可以收穫文化碩果，在跨越美妙新世紀的門檻後，開拓一片新天地！

張志偉 《二十一世紀》編輯

